



吳云畢竟是有礙
事二人各蘇昌為
太常博士以書傳震
山生世秘書免吳漢
榜出嚴 墨案後
漢新先信與國師
以校定相去馬和付
訪東觀與校和去音
書筆所信崎為去
即典官制事由是
以編教秘籍山夫
先生福有政子
人方以規初去福

目知錄卷之十八

○秘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

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

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楊雄校書天祿閣

答劉歆書自言為郎之歲詔賜 班旃進讀羣書上器其能

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班旃進讀羣書上器其能

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臺令史竝典校書

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

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

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 竇章傳是時學者稱
東觀為老氏藏室道

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黃
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晉宋

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史傳

晉左思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中南齊

王儉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千卷永明三年於儉宅

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梁張纘為祕書郎祕書

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

例數十百日便遷纘固求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南齊

不徒欲徧觀閣內圖籍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

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

顏師古皆為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

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弘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

名為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

之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中書讀

之六年無所不通實威為祕書郎秩滿當遷固守不

調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段成式為

祕書省校書郎祕閣書籍披閱皆徧

未有史館昭文館集

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祕閣藏三館真本

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

事一人頌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

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

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

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

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

班固之漢書于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曆吳兢之唐春秋李

燾之宋長編竝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曆之類南渡以

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寶錄之進焚草於

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

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

吳云神宗十一年癸未甲時行當國校字歸始手帳中携得私第村相抄錄顧氏似未詳考臣五日下午向引王直記略三六月七日陸少師少保孫學

士英年三朝定經
草本于不夜地極
氏亦生

雖以天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
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
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家
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慘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
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
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
十二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
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

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
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
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
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
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
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
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
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
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
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

注云通考載甘棠
正義三十卷梁任
正一撰於氏治更各
耳初稱義黃後
改正義之名

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讐校以備刊刻從之
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爲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
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聞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

汪云北齊亦有法
印付北史卷之

汪云毛叔脫誤心
如監刻惟通志堂
刊楊儀儀和圖一
去脫誤可稱善本
潛邱仍其哭止告
事畢賓出七字作
哭者止宿出非楊
女笑前文云尸出門
哭者止宿出非楊
氏之誤也元勅氏
集說率亦多脫誤
不獨唐石徑可援
也

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陳羣字長文
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
為紀拜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印傳邢郡向與印
父子彰交及見印機悟博學乃謂子彰非為隱僻今所刻
日以卿老蜂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
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
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南板北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
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
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南板北同齊王問傳
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
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
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北板無者唐書李敬玄傳末附
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

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譏笑乎惟馬慶禎為南祭
不免誤終酒手較三國志猶
勝他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
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
注疏以補此一節而其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
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解者祭卒解拜長者答
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至取簞與七字此則秦
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
克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淡金臺
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
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
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較工

汪云宋朱或洋洲
可後云姚啟元符
初為杭州教授書
試諸生出易是札
為金坤山為金蓋
福星刊板并錯坤
為奎脫二點姚
誤誤作奎五易并
邦字系考官山心
試士宋刻亦必皆
精當如考少
言以京師及杭州
印者為上耳

役竝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
然祇以供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不工者不數見也
昔時入觀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聞之宋元刻書皆在
已謂之書帕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
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
山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
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
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
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
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竝訂此
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澁當兼二書

刻之為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
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收經

文之日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篆籀之學童而習

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

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曆中張參作五

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

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

聞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

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

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洗博之訓
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
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立默歲壯月
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八月為壯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
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
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
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
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
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讒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彰
著然踪迹湮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
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
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
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
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
史者兩收而竝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炤物無所逃
其形矣褊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

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高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竝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

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竝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道遺議於後人後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啓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
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
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
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崇禎元年三月卽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
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
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
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
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
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于記
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
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
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
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
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使出不得備聞
機務因爲故事

舊唐書姚璿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
預聞璿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宜自宰相史
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璫始也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

幹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

則始自真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

宗乃傲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

集疏趙氏順孫號格菴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

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陳氏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

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弘號

道川先生合一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

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

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

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

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日及夫子沒而微

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

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則失其本

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

傳文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

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

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

寬胡傳纂疏字德輔隱居不仕以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

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

元人劉瑾詩傳通釋此書與胡傳纂而改其中愚按二字

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

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

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氏高宗彤日謂祖庚繹

于高宗之廟金氏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張氏皆不

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賦謂賦與田正相當涇

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為東征非每傳之下繫以經文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

友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
 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
 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人
 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
 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
 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為
 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
 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
 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

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

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

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為此先王所以治

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

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好之其傳寢

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為內典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

進雅宜索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大

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黃氏日抄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

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

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民舉圖讖傳博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鈞學兼內外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白于

前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

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

晏案人心道心
出東晉偏古文
聖用道子孫黃
聖州古文考玩
聖序心道人心
是心十六字為
聖學之要

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
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
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
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
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
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
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淡得此章之
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
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
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
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

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
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
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
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
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
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
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
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
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
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爲有牯亡之者矣

唐仁卿

名伯元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交選司郎中

進答人書曰自新學興

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

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天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卽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斯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

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為心障與衛蒿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敢以此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從心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舉業

林文恪材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為余言

林尚默

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

方游鄉序為弟

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者則

楊文貞余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

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

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學者悵悵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

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
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
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
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
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
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
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
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
徒龍谿王緒山錢德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

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衡
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
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始與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
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偏者自斯人

始萬曆丁丑

鳴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濶相上

已遠矣又况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
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白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
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
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
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

姑言其槩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

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

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此

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

詆程朱

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

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

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

人作破亦無此體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

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以其為先朝名臣而

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時文中無稽之字句最多在今日斷宜廢去不必論其區之

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大宗師篇曰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為人倚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身之化而

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

曰真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外也

匕即化也反人為亡从日从匕入其所乘也人老則近於

匕既死則反其真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於是有真人真君

故真字亦从匕

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
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
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
叩瓦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
請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
姦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今謂真古曰
實今謂假古曰偽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輿也柴
而從之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
之所謂宋諱玄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玄武七宿改為
假亦非真武玄真改為真真玄楊改為真楊崇文總目謂太玄經
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攷者厭五

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

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

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始明以莊子
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

彗星埽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為赤血矣崇禎時始申

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

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

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為書

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羅氏因知
記謂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太極與陰陽五行非
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

若夫因嚴以敬，敬因親以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一年六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寔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繼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日尊二氏以操戈，皆棄孔孟，非毀朱程，惟南華

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高論為神奇，以蕩執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既為踏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為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二十八年禮部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

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
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
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
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
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
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埽滅是
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
滾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
林獨脩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
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
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

新學之興人皆士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
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
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爲曆家一日十二時之時
而取寇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
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
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
至此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鷺湖論辯所學多不
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

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
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大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
焉

王文成

守仁

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

當時羅文莊

欽順

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

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
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
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
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攷得
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

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
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
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
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
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
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
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
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
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
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天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愈真

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始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出莊子蹄古第字通兔胃也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堯陳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

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

家譜集具載甚明

黃氏日對曰朱子答陸子壽書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太極西銘

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其條理有未明而不能

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註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曰

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汭對江右六君子策

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

此時朱子謙已

教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驚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

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

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錄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

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水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

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

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

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

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渙故今編

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

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

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

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

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

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

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

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

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

按子靜卒後未

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
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逆知後人宗陸氏者
之弊而東山輩不攷此書強欲附會之以為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

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
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宣
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
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
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
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
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
極為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
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
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
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

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聞約禮至
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
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
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
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
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
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嘗喜新風氣之變
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文成
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也
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
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世
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

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

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

第為泰州王龍溪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均

再傳而為羅近溪汝趙大洲貞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

隱本名梁再傳而為李卓吾贊陶石簣望昔范武子論王

弼何晏二人之罪淡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

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

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因

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

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錄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

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

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

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考試官蔣文定謂朱陸之論終以不

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

吾朱子之學與窈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

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

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成祖實錄永樂二年

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當日在朝之臣有

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

霜堅冰之慮

日知錄 卷之十一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紂本朝靖康禍亂攷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爲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已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弘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已說者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作佩并堙水判乃木判之誤注云判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外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讐勘豈不爲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二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

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僊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秃髮僊檀今誤作麴檀而又改爲僊檀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取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

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之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是知寄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
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

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

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

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

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如改國號曰

周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

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

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

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

長曰太子弘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鳩殺之

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

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

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

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

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

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

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

之世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

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一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二年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

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

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

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芒生

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

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

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昭解
昭字當作昭明之



